

上海掌故

上海文化出版社

K295.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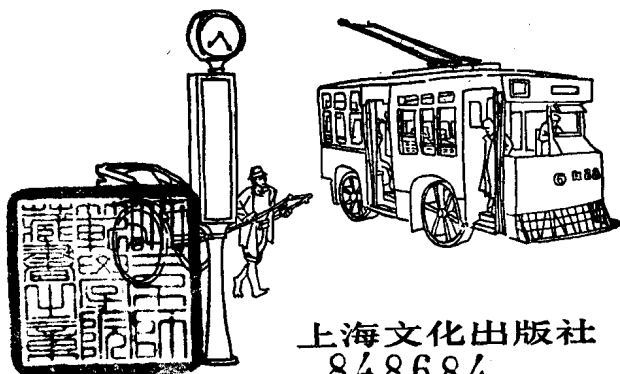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8684

上海掌故

宋日昌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848684

责任编辑：蔡耕

封面题字：宋日昌

封面画：〔清〕吴友如

插图：洪建华

上海掌故

本社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5 字数 73,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0册

书号：12077·3014

定价：0.34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文十六篇，是一本偏重社会、文化方面的上海掌故选辑。作者熟谙往事，文笔间有奇趣。所记所述，莫非有关上海地方的轶事；材料翔实，行文生动。反映了旧上海社会的某些侧面。

本书除供一般读者阅读外，对专治上海史者，亦可能提供一些偶尔忽视的资料。

目 录

跑马厅的形形色色	杨嘉祐 (1)
独脚戏在上海的由来和发展	周柏春 (10)
新剧·文明戏·话剧	汤伟康 (21)
新舞台和潘月樵	郑逸梅 (26)
博物馆琐忆	杨 宽 (33)
我读书在上海的图书馆里	胡道静 (40)
清代上海的城隍庙	田 仁 (52)
春风得意楼及其他	雨 前 (64)
旧上海街头的露天职业	韦 慧 (69)
黄楚九办大世界	刘兆荣 (77)
中汇银行与杜月笙	桂永定 (81)
上海弄堂面面观	贾 攸 (89)
旧闻拾零	静 观 (104)
上海发掘的第一艘古船	张明华 (115)
松江县清真寺	陈从周 (123)
文惠廉与美租界	吴贵芳 (129)

DC32 B

跑马厅的形形色色

杨嘉祐

“场因跑马辟宽洪，佳日春秋赛玉骢。
努力争先还恐后，一鞭着处决雌雄。”（海昌
太憨生：《沪上竹枝词》）

“一骑飞腾数骑催，万人丛里显龙媒。
似因讲武开场圃，却把输赢鼓舞来。”（六勿
山房主人：《申江杂咏百首·跑马场》）

“赌赛争将上驷驱，当场揽辔各踟躇。
寄奴百万成孤注，拚付骅骝一蹶输。”（印江
词客：《沪江竹枝词》）

以上几首“赛马”竹枝词，出于清光绪年间和民

国初年一些“洋场词人”的手笔。一八五一年上海的跑马厅出现后，惟洋人出入其间，中国人只能在矮墙外张望，当作新奇的玩艺儿。五十年后，跑马厅终于向中国人开放了，这样一来，给不少人带来了祸殃，热中买跑马票而搞得倾家荡产的，不乏其人，因而使一些“词人”不胜感慨。

解放后，跑马厅这个大赌场，改建为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上海图书馆、美术展览馆分部、体育宫等，至今也近三十年了。跑马厅是什么样子？很多人只在旧照片上看到过，至于见过赛马的人，就更少了，因为在一九四二年以后，没有再举行赛马。

大家所知道的这个跑马厅，已是第三个了。一八五〇年，以贩卖鸦片为主的麟瑞洋行大班英国人霍格等五人，组成“跑马总会”，选定界路（河南中路）花园弄（南京东路）至教堂街（江西中路）一带八十亩土地，于一八五一年开辟第一个跑马场，看台就在今江西路西南路路北转角处。除赛马外，还有花树和球场，当时上海人称之为“老公园”和“抛球场”。上海的第一次赛马就在一八五一年。

由于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住在城内的地主豪绅迁入租界，地价大涨，于是“跑马总会”便将这八十亩地高价出售，而以低价强行购买了一百七十亩土地，于一八五四年开辟第二个跑马场。地点在今湖北路、北海路，泥城浜（西藏中路）和芝罘路一

圈。读者不妨翻翻上海市交通图，即使这张地图不够详细，但这几条路仍带有椭圆形，可算是一点“遗迹”。看台是在今六合路，第一百货商店旁边，直到一八八一年才完全拆除。人们称第二个跑马厅为“新公园”。

到了一八六〇年，第二个跑马厅一带的地价涨得很快，“跑马总会”又准备“三迁”，于是有个董事，骑了一匹马，从今工人文化宫，当时泥城浜畔开始奔驰，经过芦花荡（黄陂北路）、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回到原处。在经过的地方，竖起木桩，用绳子圈了起来，共有四百六十六亩地，其中有河浜、村庄、农田和坟地。圈定之后，跑马总会便通过清朝官吏和地保，付给业主每亩银元一枚，算是定洋，强行规定今后只准将地卖给“总会”，不得让与他人。

一八六一年，“总会”将第二个跑马场的地皮卖去，得到四九四二五两银子，便开始购买新跑马厅的土地。

在霍格的帐簿上，可以看到几笔帐，他先开辟跑道，每亩三十两银子。为了造看台，把一个奚家宅的小村全部买下来，每亩代价四十元。另一个丘家浜小村，每亩三十两，还有五百座小坟，每座只给银一两。经过小吏、地保之手，业主到手还没有这些数目。

霍格等售出第二个跑马厅，每亩地价将近三百

两，而买进每亩只有三十两。其中只有小小的一块，不到一亩，却付了一百八十两银子，代价最高，因为这是美国教士晏玛太的产业。第三次实际买下四百三十亩，花去了一二五〇〇元，平均每亩二十九元。共有业主三百二十五户，其中很多是坟主，如乾隆间城内以产桃驰名的吾园，主人李筠嘉的坟墓，也在这里，他的后裔本不肯卖祖坟，但因官府的压力，无可奈何，只得以每亩四十两银子的代价，将祖坟迁走了。

后来仍有一百二十户坚不愿迁，拖了三十余年不能解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这些业主请了英国律师向英国领事馆提起诉讼，判决下来，每亩加银子十两，业主们仍不愿接受。可是狡猾的跑马总会董事和英领事勾结起来，取出一千二百两银子，扣去四百两付给律师，借机将多余的八百两送到上海县衙门，托为代管，上海知县不敢得罪洋人，收了下来。于是英国领事馆发出布告，业主如在三个月内不去领取，即作自动放弃论。因为涉及中国官府，有些地主只得作罢。对于农民，“总会”又想出一个办法，由于跑马厅沿静安寺路（南京西路）马霍路（黄陂南路）一带，有小沟环绕，逢到赛马时，允许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沟上用木板搭一小台，放了椅子桌子，不能进入场内的中国人，花几个钱，在此可看到赛马。

最后只剩少数人坚持不迁坟，直到解放前，跑马厅内还留下一座石牌坊，长期以来，传说纷纭，有说是周瑜坟。三国时上海虽属东吴，但这一带地方称为“沪渎”，是沿海渔村，大都督周瑜，安徽舒城人，生前在湖北一带作战，怎么会葬在这里呢？无非是以讹传讹罢了。在开辟跑马厅之前，这里是周泾浜和洋泾浜汇合处，芦苇丛生，靠近马霍路一带，地名芦花荡。京戏有一出《芦花荡》，又称《周瑜归天》，故事是周瑜中了诸葛亮之计，被张飞诱入芦花荡活捉，又故意放走，气得周瑜呕血而死。京剧芦花荡是接《黄鹤楼》而演的，即非史实，但地点也应该在湖北，大概是一些戏迷们把这里的芦花荡当作三气周瑜的芦花荡。而把那座石坊当作周瑜坟前之物，以讹传讹了。

其实牌坊上明明刻着乾隆五十三年许元来妻赵氏之墓。许元来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而赵氏在同治《上海县志·烈女·节妇》有记载：“赵氏许元来妻，二十三岁夫亡，事翁姑抚嗣。子廷扬成立，造坊二十五保，寿逾八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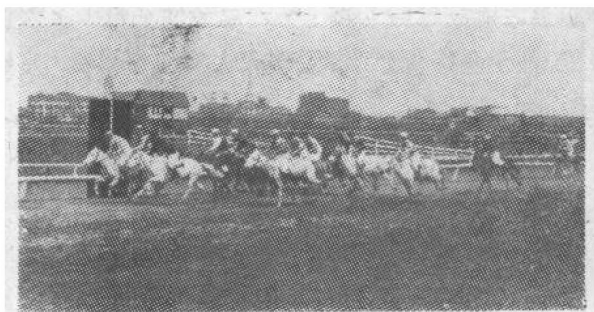
当年许家后裔是不肯出卖祖坟的一户，但被孤零零地围在跑马厅内，没有通道，每年只许在清明时节可以上坟。这是由于跑马总会的董事中，也不乏猎奇者，觉得保留一座牌坊在内，也可以当作“古董”观赏，因而一直未被拆除。后来石坊损坏，有个董

事——赉赐洋行的马勒出钱修理，又花了四十多块钱在郊外买了一对石翁仲放在牌坊前。马勒兄弟是道道地地的“冒险家”，今陕西南路二号团市委机关，就是他们的住宅，外形凸凹，有尖顶，据说是挪威式，花园里还有狗坟马冢。马勒兄弟来上海时本是穷光蛋，靠了赛马跑狗起家，葬在这里的狗和马是帮助他们发财的“恩公”，马冢上还立一个青铜马像。

马勒又将石翁仲移到跑马厅对面南京西路北首一幢屋子的大门两旁(今为绿化地带)，竟然经常有人在石头人前烧香，尤其多的是赌钱输了，求石人保佑，妄想转负为胜。到了抗战胜利后，有一个时期烧香膜拜的人终日不绝，观看的人也不少，几乎将南京路交通堵塞，当时的市政机关不得不将这一对石人搬到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内。

在中国人不得入内时，每逢春秋赛马，跑马总会必请上海道台、知县等官员前去观光，使得上海一些有名的士绅，非常羡慕，所以到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向中国人开放，一下子就卖掉很多门票，票价从五角到六元，场中还供应茶点西餐，价钱虽高，自有一批达官买办肯花钱。

早期赛马是七、八匹至十几匹马竞赛，每匹马有一号码，马上的骑师穿着五色彩衣，他们操纵着马，而总会又操纵他们，跑得最快的马得奖，但多是这个号码卖掉最少的。



跑马厅举行赛马

以后，就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什么“独赢”、“连位”、“摇彩”，赛马又有“跳浜”等，用各种方法吸引赌客。还发行大量香槟票，也就是彩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代销处，一般是烟纸店，后来市上彩票名目繁多，又出现了彩票店。只是香槟票开彩，要经过赛马，又得摇彩。什么A字香槟、B字香槟、大香槟、小香槟……所以不仅春秋赛马，几乎每星期都要举行一、二次。

买跑马票中彩的确也有人，不过是几千人、几万人中的一个，而且多外国人，后来也有中国人，却又多知名之士，如一九二三年秋季大香槟，头奖是日本人所得，二奖是上海颜料大商人贝某（曾购下苏州狮子林的贝淞荪家），副号头奖是茂利洋行大班斯本脱家中的管事、汽车夫、媒姆等合得。

因为经常如此，外间传说纷纭，说是得奖者都与总会董事有关。总会觉察后，于是中奖的人也有一些

小职员之流。这些人得了奖，总会便在报纸上大作宣传，甚至登广告介绍，说明人人有机会得奖，使更多的人上钩。

跑马总会向中国人开放后，收入大大增加，如一八八九年前后，每年收入为二万二千多两银子，一八九五年和一八九六年有四万多，但一九〇〇年仍为二万二千多。而到一九二〇年，却为四百多万元。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收入总数达一亿五千万元。总会不仅靠赛马和俱乐部赚钱，还购置房地产，如大沽路重庆路一带的马立师，威海卫路上的威海新村等。

跑马总会虽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发消息，但赛马季节，报纸的社会新闻中总有几则因买跑马票负债过多或倾家荡产的人沦为瘪三、骗子、强盗，或是自杀的消息。其中多小职员，也有工人，还有家庭妇女，把丈夫给她的家用钱输光，夫妻口角，愤而自杀的也不少。

曾经轰动上海的阎瑞生害死王莲英一案，也跟跑马有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洋行职员阎瑞生，热中买跑马票，输光了钱，便去骗取妓女的钻戒卖掉，再去购买马票，又输得一千二净。当时上海有个出名的妓女王莲英，颇有些首饰，阎瑞生便骗王莲英坐汽车去“兜风”，开到北新泾农田旁，将王莲英勒死，劫去首饰，逃到徐州，在火车站上被捕，结果被某

军阀枪毙。“枪毙阎瑞生”还编成京戏、文明戏(类似通俗话剧)和各种地方戏。

不但在新闻中暴露了买跑马票之害，有些报刊的杂文、评论中，也揭露跑马的骗人勾当，劝人不要沉迷于买马票、想发财。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这样的大赌场，不但不取缔，而且得到外国领事、中国官僚的公开支持，任其大做广告、大肆宣传，诱惑着那些一心想碰运气、侥幸发财的人。当时正面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几篇文章发生的作用不大，因此上当的人总是不少。



独脚戏在上海的由来和发展

周柏春

独脚戏是曲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属于喜剧艺术样式之一。自一九二〇年左右始，流行在上海和江苏、浙江部分地区，迄今约有五、六十年历史。独脚戏一般由一至二人演出，亦有三人以上的；它以说笑话和模仿、演唱各种方言、戏曲腔调、民间小曲和歌曲为主，曲目均属短篇；它有别于从叙述故事发展起来的相声，表演性为其突出的艺术特色。

独脚戏的形成和流行虽然晚于其它曲艺艺术形式，但与我国曲艺历史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在汉、唐时期，我国“说话”、“鼓子词”、“清官调”等曲艺形式已经十分流行。嗣后，明、清两代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曲种和曲目。而经过近二千年的变革，大约到一九二〇年前期，在上海和江浙部分地区

流行的说唱曲种除了苏州评弹、扬州清曲、钹子书、宣卷、温州鼓词、四明南词等以外，尚出现“小热昏”、“唱新闻”、“隔壁戏”等曲种。它们大都以嬉笑、诙谐、嘲弄、讽刺为其主要艺术特色；演唱内容大都取材于民间和社会新闻；表演过程中善于运用群众口语方言和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九腔十八调；演唱者以一人为主，但无论在村口茶馆街头酒楼，都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观众。这时，独脚戏的产生，进入了孕育期。

当时，从职于文明戏剧团的王无能，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学方言；又经常自习“隔壁戏”的口技，再加上他在公平洋行当 boy（仆欧）时学会了讲英语，以及他长期生活在艺人区（原上海跑马厅观仁里）学会了唱京戏，所以在他身上，“说学演唱”技能相当突出。王无能在文明戏剧团里专演丑角，经常与一些演员在台上任意即兴发挥，编加台词唱句，并操用各种方言唱腔，颇受观众欢迎。有次，在苏州的文明戏剧团“明星社”被邀去军府演唱堂会。剧团因故辞请，当时主人家要求他一人参加。由于文明戏中没有二人的戏，王无能不得不临时在堂会上学各地小贩与堂倌的言语动作，也学各地方言，演出双簧，观众极为赞赏。此后，王无能觉得这样做更合心愿，于是与人专作此种演出。久而久之，观众给了他独特的新称呼——“独脚戏”。

与此同时，还有个在上海城隍庙里随母向看客

收板凳钱的刘春山。他从小生活在街头艺人的圈子里，谙熟“卖梨膏糖”、“浦东说书”的演唱方式，所以当独立行业以后，在“卖梨膏糖”、“浦东说书”演唱的基础上，经常将当天听来看来的社会新闻编词押韵，又说又唱地诉诸观众，红极一时，影响很大，人称“潮流滑稽”。

另外，在此稍后时期，继王无能、刘春山之后，又出了个江笑笑。江笑笑虽然也是从业于文明戏，但深受杭州“敢于讽刺时弊”的“小热昏”——杜宝林的影响。当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外商倾销入侵之下，很难发展，杜宝林接受了“南洋”的邀请，在唱新闻时，为“南洋”国货广作宣传，他的艺术才能吸引了许多群众，江笑笑就是其中的老听客，一俟有暇就到杜的场子里去观摩。不久，江笑笑在杭州大世界正式挂牌“滑稽独脚戏”登台演唱。他大量采用了杜宝林的段子，予以丰富，继承发展了杜的“醒世谈笑”风格。

王无能、刘春山、江笑笑形成滑稽三分天下。王无能从业滑稽独脚戏、刘春山从业打棚戏、江笑笑从业踱角戏，同时，不少圈内外人士改弦易辙，此后，迅速发展成“说唱”、“滑稽”并档演出。不仅出入于舞台、剧场、游乐场、酒楼、舞厅，还经常集中几班人员进行会演。约在一九二八年左右，上海“新世界”的徐海度为了营业竞争，把王无能、钱无量；江笑笑、鲍